《道德经》通识课 · 第三十九讲

得一

第三十九章 · 贵以贱为本

天、地、神、谷、万物、侯王——六样东西，各靠一个字立着。

那个字是「一」。

丢了它，天会裂，谷会干，侯王会摔。

编讲：西域老铁

https://tiewenbin.com



壹

昔之得一者——从前的那些，都是得到了这「一」才成的。

这一章前半列六样，后半说它们怎么垮。

「一」在《老子》里有三层：

道、元气、专一不散。

六个「得一」，六个「将恐」

原文与今译

原文

昔之得一者：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宁，神得一以灵，
谷得一以盈，万物得一以生，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。
天无以清将恐裂，地无以宁将恐发，神无以灵将恐歇，
谷无以盈将恐竭，万物无以生将恐灭，侯王无以贵高将恐蹶。
故贵以贱为本，高以下为基。
是以侯王自称孤、寡、不谷。此非以贱为本邪？
故致数舆无舆。不欲琭琭如玉，珞珞如石。

四层结构

六得　天地神谷物王，各因得「一」而成其性。

六恐　一旦失「一」，裂、发、歇、竭、灭、蹶，六样下场。

一转　所以贵以贱为本，高以下为基。

落定　侯王自称孤寡，是不愿做美玉，宁可做石头。

底本按通行本。「致数舆无舆」一作「致数车无车」，「舆」为车、为誉，两读皆通。

今译

往昔得到过「一」的：天得到「一」而清明，地得到「一」而宁静，神得到「一」而灵妙，河谷得到「一」而充盈，万物得到「一」而生长，侯王得到「一」而成为天下的首领。

推而言之，天不能保持清明，恐怕要崩裂；地不能保持宁静，恐怕要震溃；神不能保持灵妙，恐怕要消歇；河谷不能保持充盈，恐怕要涸竭；万物不能保持生长，恐怕要消灭；侯王不能保持高贵，恐怕要倾覆。

所以贵以贱为根本，高以下为基础。因此侯王自称为「孤」「寡」「不谷」。这不是把低贱当作根本吗？所以最高的荣誉是无需夸誉的。因此不愿像玉一般的华丽，宁可如石一般的坚硬。

一条对称，两半对读

得　**得**不是占有，是「还没丢掉」——它本来就在。

无以　**无以**是「没法再」——不是不想，是没得可凭了。

为本　**本**是树根。贵是枝叶，贱是根，根断了枝叶先枯。

> 「一」到底是什么？三解并存，
> 这一处关系到全章的骨架，下一页先辨。

「一」到底是哪三样东西

全章立在这个字上

读法一·一即道

《老子》第四十二章：「**道生一，一生二。**」——「一」是道生出来的第一步。

所以「得一」就是「得道」，只是换了个更紧的说法。

这一读最顺，也最合全书。

顺下来：天地神谷物王，都是靠同一个东西立住的。

读法二·一是元气/专一

汉唐人常把「一」解作**元气**：天地未分时那一团。

另一路把「一」解作**专一不散**：天只清、地只宁，各守其一处，不杂。

两说都能落地：一个讲本源，一个讲不散。

注意「一」在中文里本就有「不分」的意思——不分，才成其为天、为地。

两读可以合：因为同源，所以能专一；因为专一，才守得住那个源。这一章讲的就是「守得住」这三个字。

> 「得一」的意思不是得到一件东西，是**没有散掉**。天散成杂物，就不叫天了。

壹・一

一朝而两城下

赵襄子派新稚穆子去打翟人，一战拿下左人、中人两座城。使者来报捷，赵襄子正在吃饭，听完**有忧色**。

左右问：一朝攻下两城，这是喜事，您怎么愁？

赵襄子说：江河涨潮，不过三日；飘风暴雨，不终一朝；日中之后，立刻偏西。如今赵氏的德行没积下多少，一个早上两座城掉下来——**亡其及我乎！**

孔子听说这件事，说了一句：**赵氏其昌乎！**——赵家要兴旺了。

理由是他忧的是「凭什么得」，不是「得到了什么」。

> 「高以下为基」——赵襄子的反应，就是把刚升高的那一截，重新压回地基上想一遍。



飘风不终朝

三句天象，一句反问

夫江河之大也，不过三日；飘风暴雨不终朝，

日中不须臾。今赵氏之德行无所积，一朝而两城下，亡其及我乎！

《列子·说符》　赵襄子（《韩非子·喻老》亦有此文）

注意他数的三样：江河水、暴风雨、日头。都是猛一下、留不住的东西。

他把「两城下」放进这个序列里——一次大胜，在他看来与一场暴雨同类。

老子这一章讲「天无以清将恐裂」，讲的是同一个道理：**立得越高，越要靠下面的东西托着。**

六个「得一」四家注

为什么都归到一个字

注家	大意	这个「一」是什么
王弼	各以其一，致此清宁灵盈生贞。一，道之始也。	道的初始状态。万物各得其一，才成其为它自己。
河上公	一，无为，道之子也。天得一故能垂象清明。	无为。得「一」就是得了不妄为的那个准头。
苏辙	物之所以为物者，一也。失其一，则非其物矣。	最狠的一读：失了「一」，它就不再是它了。
通行注	一，指道。得道则成，失道则败。	最平的一读。六个例子，一个结论：谁也不例外。

四家合起来是完整的：**一既是源（道），也是准（无为），还是性（所以成其为物）。**

> 这一章最不讲情面的地方，是把天、地、神也列了进去——**连天都不是靠自己有面子，是靠「一」撑着。**

六个「将恐」，六种垮法

老子把后果排得很整齐

天无以清

将恐裂——天不再清，就要裂开

清是天的本分。它一想兼别的，就裂。

地无以宁

将恐发——地不再宁，就要崩陷

宁是地的本分。地一折腾，就是地震。

谷无以盈

将恐竭——谷不再盈，就要干枯

盈靠的是往下聚。一往上冒，就空了。

侯王无以贵高

将恐蹶——侯王站不住，就要跌

「蹶」是跌倒、栽倒。这一条是写给读它的人的。

> 六条里前五条是天、地、神、谷、万物，最后一条才是侯王。**老子先让自然示范，再让君王对号。**

贰

本

贵以贱为本，高以下为基——这句是全章最实的一句。

可它听上去像客套：谁不知道要重视底层？

老子举的证据很有意思：

是君王自己的称呼。



贰 · 本

一沐三捉发

周公辅佐成王，位极人臣。他给儿子伯禽一句嘱咐，被记了两千年：

我一沐三捉发，一饭三吐哺，起以待士，犹恐失天下之贤人。

——洗一次头，三次握着湿头发出来见客；吃一顿饭，三次把嘴里的东西吐出来。

接着他说：**子之鲁，慎无以国骄人。**——你去了鲁国，千万别凭着封国对别人摆架子。

他怕的不是失礼，是失人。《史记》说周公「**一饭三吐哺，犹恐失天下之贤人**」——「恐」字是关键：他高到这个位置，怕得比谁都多。

> 「高以下为基」在周公身上是具体的动作：位越高，见人越快。这是把地基往上垒的办法。



「孤、寡、不谷」四家注

君王为什么这么自称

称呼	字面	老子读出了什么
孤	孤单无依	君王自称无依——**最高的位置，是最没有依靠的位置。**
寡	寡德之人	自称德薄。这不是客气话，是把标准先立在自己头上。
不谷	不善、不能养人	「谷」是养。自称不谷，等于说我养不了你们——所以要靠你们。
合看	三个都是自贬	老子说：此非以贱为本邪——这不就是把低处当根本吗。

三个称呼当时是礼制套语，未必人人真心。但老子指出：**套语也是承认**——它把「我靠你们」这件事写进了日常称呼里。

> 「贵以贱为本」在制度上的痕迹，就是君王每天自称孤寡。**天天念，就不容易忘。**

三句不肯移的话

宋景公时，火星停在心宿的位置。管星象的子韦说：这是大祸，但可以移给别人。

景公问：移给谁？答：移给宰相。景公说：**相，吾之股肱。**——不行。

答：移给百姓。景公说：**君者待民。**——君主靠的是百姓，不行。

答：移给年成。景公说：**岁饥民困，吾谁为君？**——年成坏了百姓饿死，我还给谁当君。

子韦退了一步，说：天虽高，能听见地面上的话。您有三句君主该说的话，火星该动了。当晚，火星移了三度。

> 「贵以贱为本」最实的一次：他能把灾祸推给底层，但他三样都不推。



「本」这个字，两家都在用

但用法不同

儒家·民为邦本

《尚书》：「**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。**」

《荀子》：「**君者，舟也；庶人者，水也。水则载舟，水则覆舟。**」

儒家的说法是关系论：君民之间有一种交换，君得养民，民才载君。

所以儒家讲「得民心者得天下」，落点是政治稳定。

老子·以贱为本

老子的说法更硬：**不是交换，是结构。**高处的存在，本来就靠低处托着。

他的证据不是民心，是物理：地基没了，楼一定倒。

所以他不劝君王「爱民」，他提醒君王「你站在别人身上」。

差别在这里：儒家讲该不该，老子讲能不能。

老子的说法听起来不近人情，却更牢靠：因为「该不该」可以争，「能不能」争不了。

> 「本固邦宁」是要人做，「高以下为基」是告诉人：**你本来就在上面，不稳是自己没看见。**

叁

石

不欲琭琭如玉，珞珞如石——宁可做石头，不做美玉。

玉要被认出来才算数，石头不用。

这一章最后一句最反常识：

他不要那个「贵」字。



「琭琭如玉，珞珞如石」四家解

为什么宁为石

注家	大意	玉与石各指什么
王弼	如玉者，少而贵，众所争也；如石者，多而贱，无所争也。	玉的麻烦是「少」：少就有人争，争就有人抢。
河上公	玉贵而石贱。圣人欲贱不欲贵，故去玉取石。	干脆的取舍：宁可被人看轻，不要被人惦记。
苏辙	玉之美，人得而器之；石之顽，人无所用之。	最妙的一读：石头没人拿去做东西——**所以石头能活下来。**
通行注	不愿像美玉那样华贵，宁可像石头那样坚实。	最平的一读，也点出了另一半：石头的好处是坚。

四家都在争一个「有用」的账：玉有用，所以被琢、被佩、被夺；石无用，所以留在原地。

> 「珞珞如石」不是自贬。它说的是：**别把自己打磨成一件人人都想要的东西。**

他抱着那块石头哭

卞和在楚山得到一块璞——外面是石头，里面是玉。他献给楚厉王。厉王让玉工看，玉工说：是石头。于是砍了他的左脚。

厉王死，武王即位，他又去献。玉工还是说：石头。于是砍了他的右脚。

武王死，文王即位。卞和抱着那块璞，在楚山下哭了三天三夜，泪尽而继之以血。

文王派人问他：天下被砍脚的人多了，你哭得这么伤心干什么？

他说：**吾非悲刖也，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，贞士而名之以诳。**——我不是哭脚，我哭的是宝玉被叫作石头。

文王让人剖开，果然是玉。这就是和氏璧。

> 「不欲琭琭如玉」的另一面：玉一旦被认出，就再也不是自己的了。卞和一生，坏在它太像玉。



民惟邦本

比老子更早的一句话

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。

《尚书·五子之歌》

这八个字比《老子》更古。老子说「贵以贱为本」，几乎是把这句老话翻了个说法。

差别在论证方式：这句话给的是结论（民是根本），老子给的是机制（高靠低托着）。

两句话并读，才看得出中国人对「上下」这件事的共识：上面的稳，从来不是自己稳。

「致数舆无舆」：为什么最高的荣誉不需要夸

这一句历来难解，三种读法

读法一

数车无车——数到极处，就不见车了

把车的零件一件件拆开数，车就不存在了。凡是凑成的东西，一分析就散。

读法二

数誉无誉——争来的称誉，反而没有称誉

天天要人夸，夸就不值钱了。这一读最合上下文：接「孤寡不谷」而来。

读法三

不居其名，故能有其实

不去占那个名，实才留得住。与前一句呼应：不做玉，才不被琢。

三读通向同一个结句：**不欲琭琭如玉，珞珞如石。** 名声这层漆，越厚越容易掉。

三家落点

对「高与低」这件事

家	高靠什么立	低的地位	最后落在哪
老子	靠低处托着（结构）	本、基——不是可怜对象，是承重件。	别把自己磨成玉；做石头，站得久。
儒家	靠民心（关系）	邦本——民心得失决定存亡。	修德、养民，换来水能载舟。
法家	靠法、势、术	民是可用之力，需以法驱使。	不指望自觉，用制度把上下钉住。

三家都承认「上面不可能独自站着」。差别在对下面的估价：老子当承重件，儒家当根本，法家当资源。

> 这一章最后把「贵」这个字轻轻放下了：**你越怕被看轻，越容易被琢成一件东西。**



贵以贱为本
高以下为基

天地神谷都要靠一个字站着，人也不例外。

宁可做石头，别做那件人人想拿走的玉。

下讲

第四十章 · 反者道之动

下一章只有两句话，是全书最短的一章，也是最难的一章。